

太阳雨

Tai
Yang
Yu

陶然——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因为有了她的帮助
自暴自弃的少女告别灯红酒绿
下岗待业的青年书写商场传奇
曾经触犯法律的少年受到感化勇斗歹徒而至牺牲生命
她，就是本书的主角

关工委

014039878

I247.57
3371

太阳雨

Tai
Yang
Yu

陶然
——
著



I247.57
337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7271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雨 / 陶然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81130-697-2

I. ①太… II. ①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668 号

太阳雨

著 者/陶 然

责任编辑/林 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697-2

定 价/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北航

C1727162

目录

一	少年法庭	001
二	交锋	006
三	萌动	017
四	探监	022
五	不同的休闲	030
六	邻居	038
七	名山胜景	044
八	屡败屡战	055
九	少女心事	066
十	浪子回头	074
十一	新友故交	082
十二	相亲	095
十三	劝解	101
十四	失控与谎言	104
十五	客人的秘密	113

十六	众志成城	124
十七	生离死别	130
十八	兰花草	141
十九	赛马	149
二十	生日风波	154
二十一	伏击	163
二十二	真相	172
二十三	旧事重提	178
二十四	盛极一时	183
二十五	双声	197
二十六	悲喜交加	209
二十七	惊变	218
二十八	牺牲	222
二十九	祖孙情	230
三十	雨中曲	234

一 少年法庭

夏天已经过去了,热度却丝毫不减,整个城市笼罩在“秋老虎”的威力下。幸好青山如黛,长江如练,水蓝、银白、海藻绿的各色招牌,加上大片大片如茵的芳草,使城市有一种视觉上的清凉感。

然而有些人却不止是凉,而是冷到了心里去。庞家声就是怀揣着这样冰封的心情,整个儿被冻在旁听席上。

少年法庭内,一张椭圆形桌子,环设了十来个座位。审判席、被告席、辩护席、书记员各有标识。米黄色代替了一般审判台的深棕色。被告人年纪很轻,未戴械具。“社会调查员”席位上则坐着一男一女两位老人。满室的气氛既肃穆又较为宽松。

被告人庞元元穿着质地普通的T恤,下身着一条浅色牛仔裤,因为太合身了,使人想到老话说的“衣架”——穿什么都好看。他的表情就没那么叫人舒服了:看似温驯,眼神里却透着无所谓。在这样的场合也不懂得敬畏,庞家声只有更觉得寒冷的绝望。

法官问了一个问题。庞元元答道:“是的。”倒是供认不讳的样子。法官问他还有什么需要陈述。庞元元向父亲看去。由于是不公开审理,那里只孤单单坐着庞家声一个人。庞家声看着儿子,嘴唇哆嗦,几乎想要代他说话。

庞元元没再多说。辩护人照例进行辩护程序。宣判前,法官请“社会调查员”发言。身材高大、六十多岁的罗国兴拿出一叠纸张,明显是有备而来,一旁是气质优雅、满头银发的沈慧欣。

罗国兴朗声读道:“受法院委托,我们走访了被告人的亲友、邻居、社区其他相关人员,对他的家庭情况、生活背景、成长经历进行了社会调查,综合分析了他的思想根源。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不

学法、不懂法，法制观念淡薄，只想赚点零用钱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二是年少无知，缺乏必要的自律，除‘赚钱’外，对所谓‘个性’没有正确的认识，以为做了大多数同龄人不敢做的事就是‘独特’了；三是自幼母亲不在身边，父亲疏于教导……”说着向旁听席上望了一眼。

庞家声避开罗国兴的目光。

罗国兴继续念道：“他父亲感到内疚，意识到自己没有很好地尽到责任。”法官等在倾听。书记员快速做着记录。罗国兴又铺陈了几句，声音略高了些，列举了请求法庭轻判的三个理由：“一是庞元元属未成年人犯罪，符合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二是庞元元系初犯，对被害人尚未造成大的损害；三是案发后能坦白交代问题，认识到自己给社会造成了危害。”罗国兴合上文件，与沈慧欣对视一眼。那是一种默契，非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

沈慧欣接口了，语速很从容，声音低沉而清晰：“这些情况，恳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庞元元头部微垂，看不清表情。

法官审慎地思考了一会儿，认为庞元元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应以“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辩护人和调查员所提供的种种事实依据，判处庞元元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众人走出法院大楼，庞元元本人倒不怎样，庞家声却有再世为人的感觉。毒辣的大太阳底下，他反觉得暖和。他冷到麻木的感官这时才逐渐苏醒。

罗国兴谆谆告诫：“小庞，这次帮你争取到缓刑不容易，要珍惜啊！”庞元元不答。庞家声在旁答应：“哎，谢谢您了！我是个卖烧饼的，没本事，又没碰上过这种事，空着急，也不知道怎么办。要不是你们，我们家元元

就……”一时激动，说不下去。罗国兴说：“今天回去歇歇，明天我上你们家看看。”庞元元说：“不用了。”他这拒人千里之外来得奇怪，又特别无礼，他父亲忙打圆场说：“元元是说，明天上午他到‘关工委’去谢谢你们。怎么好反过来叫您奔波？”庞元元不置可否。罗国兴笑笑：“大概几点来？我和老沈在办公室等。咱们随便聊聊。”庞家声想了想说：“十点钟吧，十点钟不早不迟……”庞元元很突兀地接口：“八点。”罗国兴爽快地说：“行，就八点。”

在他们身后不远，沈慧欣正对一个长相艳丽的女孩子说着话：“小严，你怎么来了？”

那“小严”名叫严芷清，刚满二十，韶龄如花，神情、气质、妆容、服饰却都显得相当成人化，一袭红衣更衬得她如一团灼人的火焰，美得有些酷烈。她说：“我想等着看庞元元有什么好下场，好恭喜恭喜他。”她有意拔高了声音，在场的人全听见了。庞家声顿时色变。罗国兴和沈慧欣很诧异。唯有庞元元知道，她其实是关心他庭审的结果，口头上偏要说得这么难听，便淡淡地笑了笑。

严芷清有今天，和他脱不了关系，但要他勇敢承认，别说嘴上不可能，就是心里想一想也是困难的。他的情绪在歉疚和鄙视之间滑动，形之于外，便是一份复杂的沉默。

沈慧欣不知详情，只隐约听说严芷清的家庭算得上中产阶级。以这样的出身，年轻漂亮却甘心在足疗店里消耗青春，当然是事出有因。但具体原因她却守口如瓶。沈慧欣到店里找过她三次，她要么在忙活，要么眯着一双丹凤眼东拉西扯。沈慧欣料到这是个难啃的骨头，便耐心劝导她一番，给她些意见。她虽不耐烦，好坏还是分得清的，对沈慧欣也多少有几分亲切和尊重。

这时沈慧欣便说：“你怎么这么说话？”

严芷清不再多言，只把尖尖的下巴朝庞元元一扬：“你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他好意思说，你们都不好意思往调查报告上写呢！”几句话一说完，转身就走，像一团越烧越远的火苗。庞氏父子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沈慧欣小声说：“这小严是怎么回事？”罗国兴望着他们的背影若有所思。沈慧欣推推他说：“天不早了，回家歇着吧。每次有孩子判了刑，你就愁眉苦脸。依小庞的情况，缓刑算是从宽发落了。”罗国兴勉强一笑。

他回到家里，默默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儿子罗昌明走进房来说：“爸，累了吧？”罗国兴说：“还好。今天跟老沈到法院去了一趟。听宣判那会儿，我心都揪起来了。”罗昌明问：“结果怎么样？”罗国兴说：“判了缓刑。”罗昌明说：“那也对得起他了，你也不用自责了。这些孩子，够让人操心的。”罗国兴说：“国家对他们够照顾了。特地设立了少年法庭，被告不带手铐，也不要求站着。怕他们紧张，又把审判台改成圆桌，不像一般法庭那么一上一下。细节上就看得出用心良苦了。”

罗昌明犹豫了一下说：“爸，过两天是小杰妈的……”罗国兴一拍头说：“对了，是下个星期吧？”罗昌明称是，又说：“你看我们是不是也烧点纸……”罗国兴眉头一皱，立刻打断他说：“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亏你年纪轻轻的，还没我这老头子思想解放。意思到了，情义有了，你媳妇也就安慰了，哪里在乎那些乌烟瘴气的虚礼？”罗昌明为难地说：“话是这么说，不过我听人家讲，好几年不烧纸，去世的亲人都会托梦……”罗国兴“哼”了一声说：“疑心生暗鬼，牵强附会！”罗昌明依然软磨硬泡：“其实烧个纸也没什么。我看到人家还有烧金元宝、银元宝、冥币的。”罗国兴接口说：“还有纸扎的童男童女、冰箱彩电、房子车子，要不要一古脑儿都烧了给她？”

罗昌明见父亲发火，站在那里不吭声了。罗国兴叹了口气：“昌明，你的心意我明白，我也不是非要跟你对着干。问题是灵活性要建立在原则

性的基础上,对亲人的怀念就不该是这么一种形式。”罗昌明向来是温吞水脾气,不管赞成与否,只要人家坚持,他多半会选择息事宁人,于是笑着说:“您别动气,我也是随便说说的。我去把中午的菜热热,马上就吃饭了。”转身要走,听罗国兴问:“小杰呢?都七点半了,还不见个影子?”

话音刚落,外面门响,是罗小杰回来了。罗昌明先走了出去。收音机的“干扰”声中,隐约听见父子俩互相招呼了一下,厨房里就有锅碗瓢盆的撞击声传来,是罗昌明下厨去了。有人说生命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打开,各唱各的,偶尔有心酸眼亮的一刹那,随即又是一片热闹的混沌。此刻收音机的播音声、炒菜声和罗小杰咋咋呼呼的童声倒仿佛是为这话作了注脚。

罗国兴关掉收音机,走到客厅,罗小杰已经坐在沙发上晃荡着脚丫子看电视了。

罗小杰瘦瘦黑黑,不如他爸爸清秀,也不如他爷爷挺拔;一颗圆溜溜的小脑袋转来转去,一对黑豆似的小眼睛眨巴个不停,活像八十年代动画片里走出来的小男孩。

罗国兴问他:“怎么才回来?”罗小杰随口撒谎:“被老师留堂了。”罗国兴听了倒有三分信,这小孙子一向不招老师喜欢:“为什么留你?”罗小杰不在乎地说:“上课没认真听讲呗。”罗国兴打量着他说:“嘿,你倒挺勇于承认错误的嘛!”罗小杰说相声似地:“要不怎么改正呢?”罗国兴给他逗笑了:“别贫嘴了,洗洗手吃饭了。”罗小杰答应着要走,罗国兴又说:“明天课堂上要专心啦!晚上早睡,明天早起。”罗小杰笑道:“爷爷你也早点睡,不然一累了,打起呼噜来像周杰伦的一首歌——《东风破》,隔两个房间都听得见呢!”说完赶紧溜进厨房去了。

他这逃遁是多余的,罗国兴压根儿没有惩罚他的意思。看着这罗家第三代的独苗苗,罗国兴掩不住一脸疼爱。

一个遍身白纱的少女在晨雾中伫立。她长发垂肩，赤着双脚，所立之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她生着秀挺的鼻子，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她的瞳孔中忽然反照出另一个人的缩小了的影子。那是一个帅气挺拔的男人，宽宽的双肩，窄窄的腰身，修长的双腿。男人的脸部却朦朦胧胧，若隐若现。

男人问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少女说：“我在等你！”男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少女摇头。男人说：“那你还等？”少女说：“是！”男人温柔地叹息：“傻丫头！”伸手揽住少女。少女伏在他胸口上，脸上是恬静的幸福。

忽然有一个女声远远叫道：“圆圆，圆圆！”少女惊愕地抬头。“圆圆，圆圆”的喊声越来越响，在山谷中回旋碰撞。白色的晨雾凝结得像一片牛奶膜子，又凝成一堵干净的白墙。靠墙放着一张床，床上睡着那个少女。

她睁开眼，表情茫然，似乎还眷恋着刚才的梦境。她母亲姜桦正站在床边。姜桦说：“圆圆，睡这么死啊？快起来，上学去了。你看都几点了？”许梦圆嘟囔着：“你为什么不早点叫我？”边说边起来穿衣服。姜桦说：“你自己说上了闹钟的，倒怪我？你的闹钟还不如我这生物钟呢。不是我来看一下，你一觉睡到中午去了。”说着就往外走。

许梦圆叫住她说：“你成天都忙的什么？跟我说会儿话的工夫都没有。”姜桦说：“妈的事儿多。你有什么事赶快说。”许梦圆嘟着嘴说：“你这么紧着催，我怎么说呀？你对囚犯的那股子热心、耐心、真心怎么不分点儿给你女儿？”姜桦忙纠正：“什么囚犯？说得这么难听。再说了，那是工作。”许梦圆半真半假地说：“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可我‘吃醋’很久了。你别不承认，你哪是把他们当工作？差不多当成你的干儿子、干女儿

了!”姜桦笑道:“你再没完没了,真要迟到了。”

许梦圆想起刚刚的梦境,远兜远转地说:“妈,我前天看电视,有个科普节目讲到鸳鸯。这鸟的习性也真特别,总是成双成对的。”姜桦失笑道:“你就要说这个啊?上百度搜搜,再到动物园观察观察去。你们这一代啊,对世界的体验总是第二轮的,先看了电视看了书,才去找活的东西;言情偶像剧看了多少部,自己还是个傻孩子呢!”姜桦正准备出房,许梦圆拉了她一下说:“妈,我做了一个梦,又唯美又感人……”少女的羞涩发自天然,有了心事爱跟母亲倾诉更是天性,她正迟疑着如何委婉表达,姜桦却随口道:“梦有什么好说的?”她看看手表说:“妈来不及了,你也快去刷牙洗脸,上课认真听,啊?”三脚两步出房去了。

许梦圆不满地看着她的背影,把衣服朝对面墙上摔去。衣服滑下来,墙上是一幅画:晨雾弥漫的山谷。

姜桦骑车匆匆赶到单位。许多人对天天上班的地方都会麻木,一草一木好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长在那里似的。姜桦每次进大门时,却总感到一阵亲切。那是个小院子,院外墙上有个蓝底白字的牌子,上写着“长虹街120号”。院内有一个花坛,一棵大树,初秋时节,这片绿荫尤为可喜。左侧一排宣传栏写着“安全须知”和防火防盗的小知识。迎着院门,正面两间相连的平房,左边一间外面挂着长方形黑底白字的木牌:“临江市平安区长虹街扶风社区居委会”,右边的平房外悬着“临江市平安区长虹街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红底白字牌子。姜桦到院子里的小车棚里锁好车,向居委会办公室看了一眼,门已开了,有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在里面打扫。

那男人见到姜桦,忙说:“姜主任!”姜桦笑着点头:“你来得真早,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呢。”那男人笑道:“我也是刚来。”向外一指,“老沈来了。”

沈慧欣对他们颌首而笑,开了右间“关工委”的门走进去。里面有五张办公桌,靠里的一张放着电话。有一只沙发、一张茶几、一个报纸架、一个柜子。木地板因年深日久裂了口子,走起来有空空的回响——无尽岁月都在那响声中跳荡,反而予人以一种踏实、温厚之感。墙上则贴着一张宋体大标语:立足“三帮”,力争“三无”。这可以说是对“关工委”全部工作的提纲挈领。

姜桦进来朝标语看了看,拿起拖把拖地。沈慧欣微笑道:“怎么跑到这儿搞起卫生来了?”姜桦也笑:“那边有人弄呢,我又插不下手去。”沈慧欣抹着桌子,同时把庞元元和严芷清的情况说给姜桦听,有意不谈自己,把“功劳”全说成是罗国兴的。姜桦深知他们这一代人的朴素作风,心里有数,也不点破,一径儿笑着。

沈慧欣正抹到有电话的那一张,罗国兴走了进来。他一见便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边说边过来抢抹布。沈慧欣挡开他说:“跟我还客气?”姜桦说:“可不是,你们是最佳拍档,有口皆碑,为多少未成年人争到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罗国兴把包放下,向姜桦由衷地说:“姜主任,我说这话不是投桃报李啊,现在这么现实的社会,像你这样肯做居委会主任,又兼‘关工委’委员的真是差不多了。成天说要树典型,我看你就是个典型。”

姜桦把拖把放好了说:“您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居委会和‘关工委’本来就是一家人,职能上也有交叉和重叠,看起来是担了两份活儿,其实是做了一回事,我倒觉得讨了便宜呢!”罗国兴笑咪咪地说:“太谦虚了,这叫能者多劳。”姜桦笑了,说:“对了,庞元元说早上八点来的,怎么到现在也没过来?”这一问直接问得罗国兴笑容收敛了起来:“说来不来,不会又……”沈慧欣马上便说:“我相信不会。”姜桦说:“其实小庞的本质倒是不坏。”罗国兴说:“谁生下来就是坏的?总是后来受了污染。他要不是迷

恋黄色网站,也不会学得那么流里流气,更不会去卖黄碟了,唉!”沈慧欣也深有所感:“庞元元真是我心头的一块疙瘩:生得体体面面的,偏生不上进,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将来怎么得了?换了别人,急也急死了,他倒挺沉得住气的。”

门外有人嗓门儿洪亮地说:“哎呀,我来迟了!”跟着便跑进一人,矮矮胖胖,很喜相,正是这里的成员之一王霞。同样是老太太,她和沈慧欣相比,形象气质、言语谈吐都迥然不同。王霞乐呵呵地又说:“你们这么早把卫生都弄好了,叫我干嘛去?”沈慧欣说:“你是一刻也闲不下来。”罗国兴打趣道:“我常说呢,王霞要是给阶级敌人抓了去,威逼利诱都没有用,但是三天不让她干活儿,她保证扛不住,全招了。”王霞大笑:“不错不错,幸亏你是我党的老干部,不然落在你手里,我就活活地闲死了。”一片笑声中王霞又问:“你们刚才在说谁‘沉得住气’啊?”

沈慧欣脸上罩了一层愁云:“说小庞呢。你也见过的。”王霞一拍大腿:“我跟罗主任找过他。这小子,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句是一句,跟锥子似的。我做了这么多年工作,这样的还是头一个。”姜桦见她岔得远了,便说:“要不再去找他谈谈?”王霞说:“光谈恐怕没用,要另外想法子。”

他们关注的焦点庞元元这会儿仍四平八稳躺在自家的床上,眼睛定定地看着天花板。旧式的木板,淡得看不清的纹路,袅袅地不知延伸到哪里去了,迷茫如他的未来。

庞家声开始还忍着,后来见他只管大模大样地躺着,不禁催他:“还不起来?人家在等你呢!”庞元元淡然道:“等就等吧。”庞家声话里夹了三分严厉:“从前我管你不够,太纵容你,往后我要好好地尽尽当爸爸的责任。元元,做人要有良心。不是人家帮忙,你这会儿能躺在这儿?昨天我说十点,你自己讲要八点……”庞元元不胜其烦,坐起来穿袜子说:“行了行了。”庞家声说:“这次的事是个教训,你再像从前那样,谁也保不了

你！”庞元元一边找鞋一边说：“保？我值得你们保吗？”苦笑着摇摇头，意气消沉地说，“虽然不坐监，档案里已经有了。你儿子才十七岁就是个缓刑犯，你以为还能从头再来，当没事人吗？”庞家声惊讶而伤心：“你……你是不打算振作了？待会儿到那边，你可千万别给人家这种印象！”庞元元脸上渗出一丝骄傲：“这你放心。我从来不在外人面前露怯，他们绝对看不出来。”庞家声沉痛地说：“真不知道怎么生出了你这种儿子！”庞元元顺口说：“这你要问问我妈了。”他父亲大怒道：“你说什么你？！”庞元元穿好了鞋站起来说：“当我没说。”

洗漱停当，庞元元不紧不慢地出门，上街。他骑着单车左顾右盼，骑过气派的商厦，骑过清幽的公园，骑过蜿蜒的内河。他加劲儿踩了两下车，如飞般轻捷地掠过，突然之间，双手脱把，只以两臂保持身体的平衡，两手张开作飞翔状。

一位中年人皱眉看他，他若无其事。一位姑娘看了他一眼，他朝她吹了声口哨。

罗国兴在打电话询问着什么，沈慧欣和王霞都在翻着资料，姜桦已不在室内。

五张桌子中有一张始终空着。沈慧欣看看桌子，想说话但终究没说。她的视线移到手表上去了：“庞元元可能不来了。”王霞有些不高兴：“你跟他好说歹说，他虽然不顶嘴，可是一句也听不进去。”沈慧欣不由得又为庞元元辩解：“不过我接触过的少年人里，他脾气要算顶好的。”王霞仍然坚持她自己的看法：“这叫‘软抵抗’，左耳入，右耳出。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他……”

罗国兴打断她说：“看样子暂时来不了，我正好有点别的事去处理一下。庞元元到了就叫他在这儿等我。”

王霞见他急匆匆的样儿，追着问了句：“又上哪儿去忙啊，罗主任？”罗国兴手一挥：“哪儿那么多说的？”径自出门去了。沈慧欣说：“罗主任是豪气不减当年。”话音刚落，罗国兴却又折回来了，后边赫然跟着众人正念叨的庞元元。

姜桦刚好从隔壁过来，不由得“咦”了一声。沈慧欣惊喜地笑道：“嗨！老罗啊，难不成你会变戏法？”罗国兴说：“在门口刚好撞到，我就把他拉来了。”转向庞元元说：“男子汉说话算话，要么不答应人，要答应就得做到。不是约八点吗？我们，还有你姜阿姨，等了你一早上。”

庞元元满不在乎地笑笑：“睡过头了，不好意思啊！姜阿姨。”罗国兴正想说话，姜桦向他使了个眼色，显然他们都知道庞元元是故意轻慢，但姜桦不想揭穿。

罗国兴说：“我先有事去。小庞，你等我回来。”急急走出去了。庞元元皮里阳秋地说：“罗主任好像比外交部的还忙。”沈慧欣笑了笑说：“多半也是为了哪个孩子。”姜桦指指沙发对庞元元说：“坐吧。”给他倒了杯水。庞元元道谢。姜桦先在沙发上坐下，庞元元也随着坐下来，神色间依旧是似笑非笑，举止中依旧透着那股潇洒的不耐烦。他有本事一边彬彬有礼，一边暗暗挑衅。

他笑嘻嘻地说：“请问一下姜阿姨，‘三帮’指的什么呀？”说着拿小指头儿点点墙上的标语。

姜桦察觉到庞元元是存心戏弄，却镇静地答他：“也好，我很乐意向你复述一下‘关工委’的宗旨，只是你听了之后要记得住。‘三帮’是帮教、帮扶、帮学……”庞元元抢着又问：“那‘三无’呢？”姜桦说：“那是无失学、无失业、无犯罪。‘三帮’和‘三无’是相对应的，一个是基本手段，一个是目标。”庞元元步步紧逼：“你们天天就围着我这种未成年人打转？”姜桦淡然答他：“包括但不限于，要是有需要，青年人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

内。”庞元元不无揶揄道：“专门做这个不无聊吗？”姜桦对他的冒犯报以沉默。她不说，只好他来说，无形中他已经输了一着：“你们这个委员会成立多久了？”敏感的天性让他意识到自己刚才是落了下风，他飞速地转着念头要扳回一局来。姜桦听他问起，从容应对：“成立二十年了。1984年2月20日……”

庞元元极快地接话：“河南省安阳市的老红军、老干部联名写信，建议成立关心下一代协会，发挥余热，对青少年——当然也包括我了，哈哈——对咱们这些矮人一头的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和科技文化教育。我说得对吗？”沈慧欣插嘴：“你怎么知道？”庞元元说：“我昨天上网查的。这就是网络的好处。你们知道的，网上全有；你们不知道的，网上也有。”王霞瞪着他说：“嘿，你……”

姜桦不卑不亢地说：“关于‘关工委’你还知道多少？是1984年3月18日正式诞生的你知道吗？那六位老同志是袁觉民、马驰、江振荣、侯占玺、苏伯鸿、品文斗，你知道吗？一时强记的和心里本来有的是两回事。”话说到这里，有给他台阶下的必要，因此停了停说，“不过，你能上网查‘关工委’总是好事……”庞元元差点笑出来，口风一变，陡然显得很尖刻：“我听说‘关工委’里都是离退休干部，是不是在家里憋得慌，出来找点乐子？我奇怪，姜阿姨你也就跟我妈那么大吧，怎么也混在老头老太太里头？”

王霞忍了半天没忍住，一拍桌子，茶杯都震了一震：“庞元元，我告诉你，老头老太太闲了没事，可以打麻将，可以养花，可以养鸟，那都比不上你这么让人操心！我们想趁着还能动弹，再做点儿事，不是吃饱了撑的！‘关工委’是个正式机构，也不是给你小庞消遣的！”茶水溅到了她手上和衣服的下摆上，她浑如未觉，只气呼呼地看着庞元元。有时候，当头一炮也有奇效，事情就此转机也未可知。沈慧欣这么想着，不发一言。